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# 飘香的秋天

冯伟山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  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# 飘香的秋天

冯伟山 著

江西高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飘香的秋天/冯伟山著. —南昌:江西高校出版社,  
2017.9

(全民微阅读系列)

ISBN 978 - 7 - 5493 - 6060 - 4

I. ①飘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  
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25568 号

出版发行社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总编室电话	(0791)88504319
销售电话	(0791)88592590
网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	700mm×1000mm 1/16
印 张	14
字 数	180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493 - 6060 - 4
定 价	28.00 元

赣版权登字 -07-2017-1165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(0791-88513257)退换

# 目

# 录

CONTENTS

## 第一辑 人间真情

- 绝技 /002  
暖冬 /005  
妻子回来了 /008  
落网 /011  
家长会 /014  
永远的等候 /016  
就为一句话 /019  
救命的乳名 /022  
墙壁上的表格 /025  
鱼头 /027  
一张存折 /030  
宝葫芦 /031  
不让见面的恋人 /034  
温情 /037  
笨哥哥 /040  
儿子来电话 /041  
妈妈的故事 /044  
飘香的秋天 /045  
旗手 /047  
乡村爱情 /049  
卖水 /052

## 第二辑 世相万千

- 打不开的锁 /056

卢大胆	/058
软较量	/061
楷模	/064
最后的面试	/066
和狗一起去大山	/069
卢进发	/072
给母亲洗脚	/075
老实人大根	/077
本分	/080
摔碗	/082
敬业	/084
讲故事给你听	/085
二十年前的招聘	/088
牛肉拉面	/090
快乐着死去	/092
毒麦粒	/095
一张化验单	/099
演戏	/103
隔夜的猪肉	/104
青龙镇上的失踪案	/108
媳妇讨债	/111
我会让你富起来	/112
种在墙上的黄豆	/116
钱多不是病	/118
风景	/121
肇事的玉米	/122

表演节目的乘客	/123
不是暗访	/126
老照片	/128

## 第三辑 带刺玫瑰

双赢	/133
路边倒了一棵柳	/135
政绩	/138
钓鱼记	/139
检查	/141
爸爸是傻瓜	/142
生日	/143
寻找残疾人	/144
书法家	/148
能人卢振起	/149
馨香	/151
后怕	/154
神医	/155
现场直播	/156

## 第四辑 幽默天空

彩礼	/160
啥也别解释	/162
大美的乡村爱情游戏	/164
感谢情敌	/166

文盲李二嫂	/169
一张假币	/171
遭遇大款	/172
我想栽棵柿子树	/175
身价百万的人	/177
一束鲜花	/179

## 第五辑 亦真亦幻

和女人肚子签约	/182
大地震之后	/184
黑与白	/186
司马光砸缸的唯一证人	/188
新编东郭先生和狼	/191
信不信由你	/193
一只狗的自白	/196
壮胆丸	/200

## 第六辑 往事如烟

闲人冯其五	/204
塘泥丸子	/207
1948 年的爱情	/209
吴二传奇	/212
龙凤玉坠	/215

第一辑

人间真情





## 绝技

一大早，卢憨家的门前就停了两辆车。一辆是警车，还有一辆写着什么电视台字样的车。派出所的老黄正在敲门，他的旁边是几个拿着话筒和扛着摄像机的人。村里人见了，觉得蹊跷，就围上来看热闹。等卢憨擦着眼屎把门打开，看热闹的人竟聚了一大堆。

大伙儿议论纷纷，说这小子终于犯事了，看这阵势事儿还不小。

是呀，别看他平时不言不语，干起坏事来比谁都厉害！

.....

老黄狠狠地瞪了大伙儿一眼，说，都闭嘴吧，你们咋知道人家犯事了？

大伙儿就闭了嘴，可肚子里还疑惑着，都梗着脖子想往院子里挤。

老黄对卢憨说，你是卢立群吧？这几位是省电视台的记者，慕名来给你拍节目的。

看着卢憨满脸的惊奇，老黄又说，我是派出所的老黄，是给记者们带路的，别误会呀。

卢憨笑了笑，把他们让到了院子里。

这下，看热闹的村里人可懵了。这个憨里憨气的家伙原来叫卢立群呀，这么些年大人孩子都叫他卢憨呢。至于给他拍电视就

更觉邪乎了，卢憨父亲早亡，一直和一个精神不正常的母亲一起生活，日子过得紧巴，都快三十了，还光棍一条。平日除了种点责任田，就关门在家里窝着，见了人脸红脖子粗地勉强地点点头。就这么个人也能上电视，真给卢村丢大脸了。

小院里很洁净，除了一棵大槐树，就是矮墙下一丛丛的草本茉莉花，颜色各异，为小院增色不少。

一个手里拿着话筒的姑娘笑着对卢憨说，卢大哥，为了拍你的绝技，尽快让全国人一睹你的风采，我们可是日夜兼程过来的。说完，姑娘递给卢憨一张报纸。报纸上是一组照片，还配着一段长长的文字，大标题是“农家院里的绝技高手”。卢憨看了，用手挠了挠头皮，咧嘴笑了，淳朴得像一棵秋天里的老玉米。他想起来了，那天他正在院子里练倒立，有个背着相机的人在矮墙外看见了他，被他的技艺吸引，非要给他拍几张照片。通过交谈，卢憨知道那人是省城一家报社的记者，来乡下采风的。卢憨的每一个动作，都让他赞叹不已，他手里的相机也“咔咔”地拍个不停。想不到这些照片，竟把电视台的记者引来了。

姑娘说，卢大哥，你不介意当众展示一下你倒立的绝技吧？

卢憨有些不好意思，说，只是……只是我练得不好，你们可别笑话呀。

我们相信你挺棒的。老黄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卢憨走到老槐树下，提了提裤子，一个倒立，双腿就稳稳地贴到了树干上。紧接着两腿一分，双手撑着地面向前慢慢地移动，边移动双腿边做着各种动作，什么“白鹤亮翅”“一柱擎天”“弯弓射月”，每个动作都惟妙惟肖，刚柔相济。在场的人都看呆了，好久，掌声才一个劲地响起来。这时，卢憨的双手触地变成了单手触地，腾出的那只手朝大伙儿挥了挥，就又在了腰上。一院子的



人正看得起劲，突然他的那只手也脱离了地面，脑袋直直地扎下来。围观的人都惊得张大了嘴巴，生怕卢憨的脑袋开了花。就在卢憨脑袋触地的一刹那，他竟把双手放到胸前鼓起掌来，两腿还在半空做着动作。哎呀，这家伙平时蔫巴巴的，没想到还有这招呀，绝了！村里人鼓掌归鼓掌，心里还是有些嫉妒。

一套动作下来，卢憨的脸上也有了细细的汗珠。稍事休息，他又即兴表演了头顶在桌子上倒立，并从自己的口袋里摸出香烟点燃，飘飘袅袅的烟雾中，他一脸的惬意。突然，他把烟头一吐，身子一个鱼跃，就稳稳地坐在了地上，且双腿交叉，双手在胸前合十，嘴里念了声“阿弥陀佛”。霎时，喝彩声、鼓掌声把小院塞得满满当当。

姑娘把话筒举到卢憨面前，说，你是怎么炼成这绝佳技艺的？

卢憨吭哧了半天，说，为了俺娘呗。

为了你娘？记者和大伙儿都愣了。

我十几岁时很顽皮，经常在院子里翻跟头和倒立。有一次，我倒立时看见我娘瞅着我笑呢。娘精神不好，我很少见她笑过，看来她是喜欢看倒立。我又倒立了几次给她看，她都认真地看着，笑得也开心，打那以后我就下决心天天倒立给娘看。这不，眨眼十几年了。说完，卢憨用手一指房门口。看，我娘刚才看我练倒立，还满脸欢喜呢。

大伙儿回头望去，摄像机的镜头也跟了过去。低矮破败的房门前，一个瘦弱的老妇人在暖暖的阳光下正朝这边张望，嘴巴微微地张着，脸上堆满了笑。

## 暖 冬

上小学三年级时,我做了一件不能原谅自己的事儿。

那年的冬天很冷,教室里又没有取暖的火炉,下了课我们男孩子就跑到校园里疯跑嬉闹,一会儿身上就暖和了。可我却不小心把裤兜里的一个鸡蛋弄破了,当时我就吓哭了,那个鸡蛋是爹昨晚跑了好几家才借来的。昏暗的灯光下,爹一边给我补着裤腚上的窟窿,一边不停地嘱咐我,鸡蛋拿到村里的供销社能换两毛钱,让我买一本本子和一支铅笔,剩下的钱再买盐。我光着身子趴在被窝里,瞅着爹黑瘦黑瘦的脸,觉得他很苦。我是个没娘的孩子,爹为了养活我,白天在生产队干一天活,晚上还要给我做饭、洗衣,经常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,偿尽了艰辛。那时,近千口人的卢村,只有我家是“两根光棍”,爹和我是被村人时常挂在嘴边的笑料。

见我弄破了鸡蛋在哭,刘老师赶忙拿了一个搪瓷缸帮我把鸡蛋放了进去。中午放学时,一场大雪飘了下来。我端着搪瓷缸轻轻迈进篱笆墙小院时,爹正在天井里转着圈小跑,佝偻的身子上落满了雪花。

见我回来,他微微一笑,说,真冷啊,我运动了一下,你先进屋,我给你做饭去。

饭端上饭桌时,还是黝黑的地瓜面窝头和一碟咸咸的萝卜干,见我呆坐着没动,爹说,趁热吃吧,你长大了,咱的好日子就



到了。

我不安地说，爹，我把鸡蛋弄破了。

爹呵呵一笑，说，你一到我身边我就猜到了，搪瓷缸的口沿上黏着一片鸡蛋壳呢。没事儿，晚上我给你弄点儿葱花炒了吃，本子、铅笔的事儿我再想办法。

爹把粗糙的大手放在我的后脑勺上，轻轻地拍了拍。我嗯了一声，一口把一个窝头啃去了一半。

这时，一只麻雀飞了进来，跌跌撞撞的，在低矮昏暗的屋子里盘旋了半圈，就一头扎在了饭桌上。爹把它放在手心里，满眼慈爱地看着，麻雀抖了抖翅膀，竟没有飞起来。爹说，这鬼天气，它可能又冷又饿吧。唉，麻雀也可怜啊。

我家没钱生炉子，屋里特别冷时，爹就找些干树枝烤火，连烟带火“噼里啪啦”烧起来时，爹边咳嗽边和我说些高兴的事儿。说以后我们的日子会多么的好，也说我娘长得多么的俊，她在很远的大城市做工，我长大了，她就回来了。爹抽着劣质的自制旱烟，满脸的笑意。我依偎在他的身边，也是满脸的温暖。

爹把麻雀捧到我的被窝里，说让它暖一下，咱再给它喂点鸡蛋清吧。我点了下头，赶忙把搪瓷缸端了过去。爹用火柴棒蘸着蛋清放在麻雀嘴边，它两眼半眯着，竟一动不动。爹就用手轻轻掰开它的嘴巴，再把蛋清一点点送到里面。看着麻雀无力的样子，爹说，你去上学吧，让它睡一会儿。

下午放学回来，我惊奇地发现麻雀站在我的枕头上四处张望呢。我大喊着，爹，麻雀活过来了。爹站在床边，笑呵呵地看着，好像面对的是自己亲生的孩子。爹说，大毛，把那个鸡蛋给麻雀吃了吧，我看它和你像是兄弟俩呢。我的心儿一紧，点了点头。

等一只鸡蛋喂完，麻雀就完全康复了。它很快活，在小屋里

飞来飞去，有时还落在爹的头顶上唱歌呢。爹也高兴，就叫它二毛，还把它弄到天井里让它远飞，可二毛飞得再远也要回来。每次吃饭，它总飞到屋里，到饭桌上捡拾吃剩的饭粒，然后落在床头上欢叫。爹高兴得不行，说，二毛真是我的孩子呀，多懂事。

一天，我正在上课，一只麻雀飞进了教室，在我的身旁“叽叽喳喳”地叫着，还对着我的耳朵啄了一口。我惊异地抬头看时，却看到了麻雀那双黑亮的眼睛，晶亮亮的，似有泪花在闪。是二毛！我突然意识到了一种不祥，拉着刘老师的手就往家跑。跨进柴门，我一眼就看到了仰卧在天井里的爹。刘老师慌忙喊来几个邻居，赶着生产队的牛车尽快把爹送到了公社医院，经过医生的抢救，爹总算活了下来。医生说，幸好来得及时，再晚了就没救了。我啥也没说，心里却千遍万遍地喊着二毛的名字。

爹从医院回来后，对二毛更加疼爱了。在那个寒冷的冬天，爹满脸喜色，总说心里暖烘烘的。

眨眼，春节就到了。除夕守岁时，爹喝着自酿的白酒，说，大毛，咱爷俩过得不容易，可这个冬天里遇上了二毛，咱爷仨不也天天快乐吗？你好好学习，大了会有出息的。你娶媳妇那天，你娘会回来看咱们的。我啥也没说，眼泪忍不住滚落下来。二毛静静地卧在我的手上抬头张望，也两眼晶亮。其实我知道，我是爹捡来的孩子。爹把我抱回家时，除了那床裹身的小单被，就连我的生辰八字也没见到。和一只麻雀过年，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。那是1978年的除夕。

天逐渐暖和的时候，生产队里的杂活也多起来了。我上学，爹出工，二毛在家就显得孤单了。

突然有一天，二毛不见了，我和爹找遍了院子的角角落落也没找到。是遭了野猫的“黑手”还是中了小孩子的弹弓，我们不



得而知,但爹一直坚信二毛去找自己的亲娘了。

多年以后,我和爹终于住上了大城市的高楼,可爹似乎不是很开心。国庆长假,当爹知道我要陪他回老家看看时,竟高兴得孩子似的朝老家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。他说,好啊,也许二毛也回家看看呢。

## 妻子回来了

男人回到家时已经半夜了,摇摇晃晃的,显然喝了不少酒。女人还没睡,在台灯下翻看一本旧杂志。见男人回来了,赶忙把他扶到床上坐下,又起身从桌上给他端了一杯水。男人歪斜着身子站起来,手一扬,把杯子碰到了地上,碎了。女人没说话,赶忙拿了笤帚打扫碎玻璃。弯腰时,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几下,终于落下来。

他和她都是二婚,刚结合到一起还不到半年,感情一直不错。

他在镇上的中学教书,为人厚道,对以前的妻子更是百依百顺。每次放学回家,总是抢着干家务,生怕累着了妻子。妻子也的确有福,活儿干得少,衣服却换得勤,总很合拍地迎接着四季的变换。为了保持自己苗条的身段,结婚好几年了也不要孩子,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。熟悉的人见了,都会说,你好福气呀,找了个疼你的丈夫。她听了,嘴巴一撇,说,不就是一个教书匠嘛,早知道他这么穷酸,当年我说啥也不会嫁给他。到底他没拢住妻子的心,她跟一个包工头私奔了。接下来的日子里,她的电话一直关

机,他打不通电话就向学校专门请了假,骑着摩托车找遍了方圆近百里的农村和县城。就在他一无所获,倍感失望的时候,妻子给他发来了一条短信,说只要他答应离婚,她可以净身出户,如果不答应,她就一辈子不回来了。男人有些窝囊,也很无奈,就答应了。

就在这时,男人通过朋友认识了现在的女人。原来,女人结婚不久,丈夫就得了一种怪病,全身肌肉萎缩,在床上躺了五年。期间,她到处给丈夫寻医问药,花光了仅有的一点儿积蓄,又借了一大笔债,也没留下丈夫的生命。望着丈夫的照片,她百感交集,觉得自己没能给他留下血脉有些内疚。可想想丈夫生病的日子里,自己一直在床前照料,没让他受一点儿委屈,心里也就释然了。

男人和女人一见如故,很快就成了夫妻。他俩结合后,都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愉悦。男人下班回到家,热腾腾的饭菜早就摆上了桌。男人边吃边给女人讲学校里的喜闻乐事,女人的脸上就时常挂着笑。男人在节假日里,又和女人出去旅游了一次,俩人手拉手亲密的样子,谁都觉得是一对恋人。

过了不久,男人要去县城学习几天,临走时再三嘱咐女人,吃饭时要跟上营养,晚上要早睡,白天要晒晒太阳,等等,把女人感动得一塌糊涂。她觉得自己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,掉进蜜罐里了。

几天后,男人学习完毕,一大早就急着回家。可他迈进家门时,傻眼了。女人正坐在床上低声哭泣,粉红色的上衣撕裂了一条大缝,脸上也有几处浅浅的抓痕。男人忙问,怎么了?女人赶忙止了哭声,说,没什么。男人还在疑惑中,女人就扭身走到了小院里。男人也跟了出来,却突然看到房门的门栓也坏了,并且南





院墙的下面竟被掏了一个大洞，一些砖块乱糟糟地堆在一旁。男人大惊，他扳过女人的肩头，轻声问，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有坏人进来欺负你了？女人摇摇头，说，没有，咱俩先把墙上的洞堵起来吧。男人站着没动，又问了一句，那是你有相好了？这墙上的洞，还有撬开的房门，你撕裂的上衣，总不会无缘无故吧？女人听了，赌气走到了一边。男人也火了，说，我这就去派出所报案，不信查不出事儿来！他扭头走了。

这不，半夜了男人才满身酒气回来，他以前可是滴酒不沾的。女人有些愧疚，对男人说，今天都是我不好，让你生气了。男人直勾勾地看着女人，好久，才说，我知道昨晚的事儿你不愿意，错不在你，可那人对你忘不了呀。今天的事儿我也不报警了，他要真爱你的话，你就跟他过吧。男人说完，竟呜呜地哭了。

女人轻轻推了男人一把，笑着说，你胡说啥呀？今天你出去喝酒逍遥了，墙上的洞我可费了不少劲才堵好的。

男人向外望了望，歉意地说，你看，这，你哪能干那样的粗活儿呢？

女人又说，今天的事儿我本不想说的，可不说真给你添堵了。昨晚父亲突然病了，家里来电话叫我回去。今早父亲的病减轻了，我也记挂着家里的营生，就早早地回来了。谁想房门虚掩，进来竟看见一个女人在翻箱倒柜。我刚想喊人，她上来就对我撕扯起来，她很凶，她说她是你的前妻，现在后悔了当时的净身出户，就想进来找些钱。

是她？男人的眉头锁了起来。听说她现在被那个包工头甩了，正一肚子气呢。

女人看着男人，说，我怕你知道了更恨她，才没说，要不咱就把银行里那点钱都提出来给她吧，她也不易呀。